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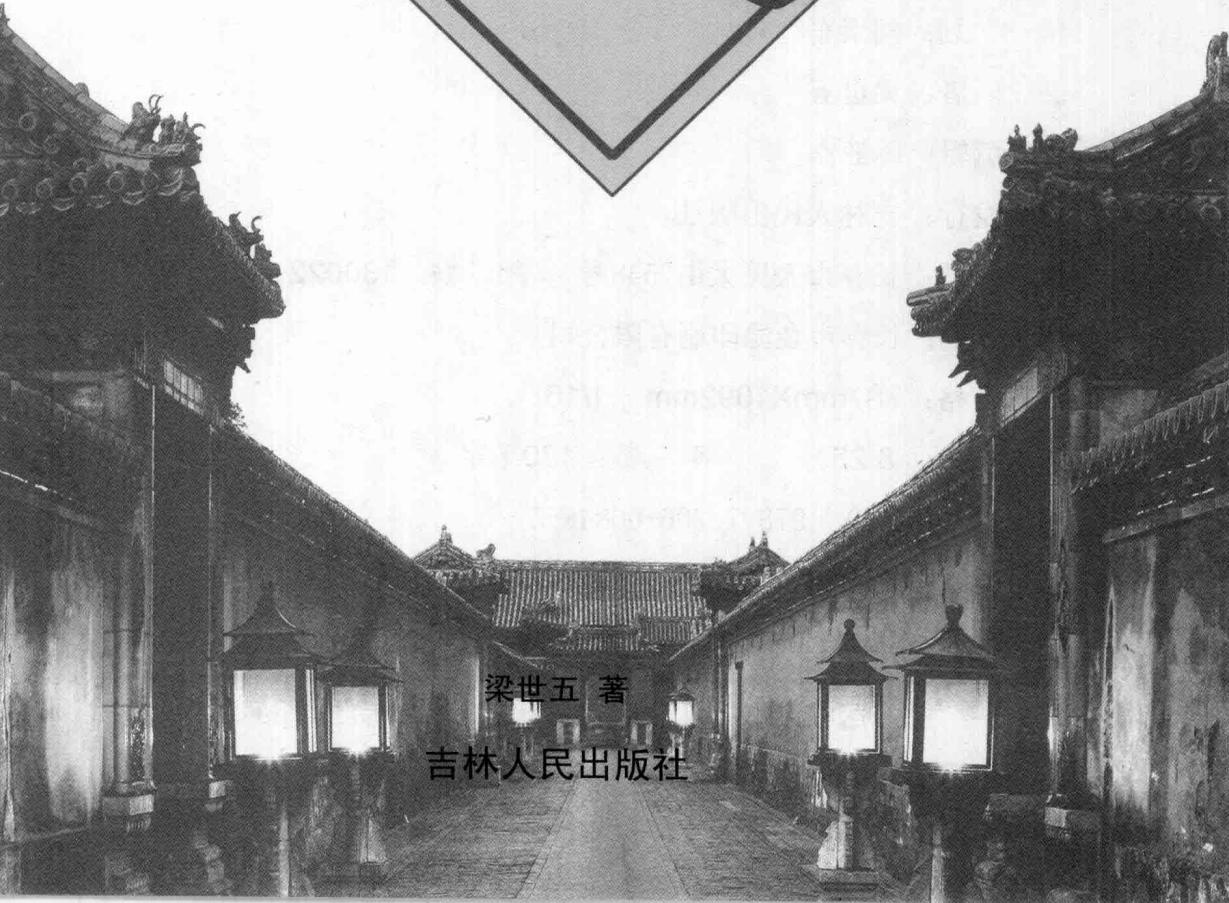
东北民俗系列丛书之三

梁世五 著

世一志象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东北民俗系列丛书之三



梁世五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态万象 / 梁世五著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

2010. 6

ISBN 978-7-206-06848-5

I. ①世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农村—风俗习惯—东北
地区 IV. ①K892. 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18323号

书 名: 世态万象

策 划: 闫崇军

著 者: 梁世五

责任编辑: 陈亚南
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 编: 130022

印 刷: 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: 787mmX1092mm 1/16

印 张: 8.25 字 数: 130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06-06848-5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1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权作纪慰·代序

杨子忱

《世态万象》首先是一幅白描画就的民俗画。它讲述的是发生在东北农村中耳熟能详的故事，用的是农村人熟悉的叙述方式，说的是农村人自己用的方言、俚语。读着它，就如同坐在温暖的火炕上，围着红红的火盆，听一位睿智老者娓娓道来，亲切而惆怅。那些发生在久远年代的故事，在叙述中渐渐清晰，让人感觉是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是我读本书的第一感受。

《世态万象》又是一幅包罗万象的民俗画。作者用春秋笔法，写尽了发生在旧中国东北农村的前尘往事，悲欢离合。这里有好赌吸毒，最后连自己的妻子也典当给他人的疏老大；有良田千倾，却一块豆腐吃三顿的吝啬鬼史连乡；有才高八斗，却因不谙世事，得罪上司，终至落魄，以鸦片为精神寄托，最终又幡然悔悟，“苦海无边若不撇开终是苦，人生有限入能回头便作人”的《大烟叹》的作者闻紫桥；有湖吃海喝，狂嫖滥赌，最后将前人家业败尽的败家子膝三秧子；有江湖好汉，也有响马土匪；有爱财如命、终至人财两空的胡国文，也有急公好义、被人称颂的小大老爷；有英雄豪杰，也有日伪汉奸。凡是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，都不难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《世态万象》将这些仿佛不相干的人和事，糅杂在一起，成为一幅包容万象的东北农村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《世态万象》更是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。幅员辽阔的大东

北，养育了纯朴、豪爽的东北人，积淀起独特的黑土文化。作者以自己生活的家乡为背景，以村里人熟悉的人物做主角，以历史变迁为线索，写就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世间百态，特别是以亲身经历复原历史真实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，对于少数数典忘祖的国人，是一个绝好的提醒；对于研究当时当地的历史是绝好的素材。而书中原汁原味的东北方言，活灵活现的俚语小调，业已无人知晓的一些民俗，则更是研究东北民俗不可多得的教材。

作者梁世五，已经于2009年7月20日，驾鹤西去。当我们读到此书之时，应该是老人周年之际。感谢作者以他平生经历写就本书，也感谢老人的儿女，辛勤编辑书稿，让无数读者在作者百年之后，犹能享受老人的书香余韵，实为幸事。

愿读者诸君在阅读中，感受畅快淋漓。

是为序。

2009年9月10日

作者简介：杨子忱，国家一级作家，编审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乡土作家理事，吉林省作家协会理事长，长春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长篇《纪晓岚全传》、《纪晓岚外传》、《王尔烈全传》、《金圣叹全传》，文史笔记《老长春：上中下三部》，纪实长诗《长春史诗》（上中下三部），民族史诗《我的满族族歌》（上下二部）等，凡42部。为全国满族文学奖获得者，中国乡土文学奖获得者，世界汉诗勋章获得者，首届长春文谠奖获得者。他的名字、小传、辞条、创作，已进入《中国作家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文学界名人大典》、《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》等大型权威典籍。

目 录

●女性的悲哀

甄老大当妻.....	1
于宋合离.....	6
弟死妻兄.....	11
拐妻卖妻.....	14

●烟赌为恶

《大烟叹》及其作者.....	20
滕三秧子卖妻.....	27

●财主们

一块豆腐吃三顿的史连乡	36
外面华堂里面空的马老云	45
急公好义的小大老爷	61

●万象人间

响窑、大三家子保卫战	70
见钱眼开	79
屁论	90
杠活记事	93
关于闹防疫	103
劳工叹	110
后记	120

女性的悲哀

有一首名为《翻身道情》的歌里唱道：

“旧社会，好比那黑咕咙冬枯井万丈深，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，妇女在最底层。”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在神权、皇权、族权、夫权压迫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。

甄老大当妻

当，读音(dàng)，抵押之意。商贸中有典当铺，鲁迅文章中曾写过当铺柜台之高与典当衣物时之感受。当妻，即将自己的妻子当作什物抵押给别人。当者推妻接钱，受者拿钱接妻。当然，他们之间的交易少不了收据之类的文书、契约或凭证，以备做将来“抽当”或赖当时的依据。在这里，这名被当的女性已经不具备人的资格了，牲畜一般，甚至于牲畜不如。

说的是1933年，正是伪满洲国大同二年，居住在吉林省九台县瓦盆窑村的甄老大，日子过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家庭只有一子一女四口人，如果认认真真地劳动，哪怕是给有钱人家扛活呢，也是能够维持生计的。可他却不这样。少年时代不务正业，不商不工不农，整日里游手好闲，常年泡在赌场里。俚语云：

家有金山银山，也靠不过赌山！

二十岁了，结婚了，五年过后，儿女双全。好好过日子吧，可他不。除了

赌钱之外又学会了抽大烟。大烟的学名叫罂粟，通称为鸦片。老牌帝国主义大英帝国当年以东印度为基地专门向中国输送鸦片，把大清国的白花花的银子都装进了他们的轮船运到了英伦三岛，以至于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鸦片战争。中国战败之后，这鸦片烟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。这是近代史上，中国最为屈辱的一页。等到甄老大不学好吸上大烟时，在中国大地上简到处都是“瘾君子”了。

再说甄老大。

他本为农家子弟，长大后，娶妻生子，总嫌自己占有财富太少。怎么才能使自己占有较多或更多的财富呢？也就是说，怎样才能使自己暴富呢？除了当土匪持枪抢劫之外那就是靠赌博了。赌博一旦上瘾，想推也推不开的。这就没夜晚、没白天地参与赌博。越赌越输，越输越赌，如此恶性循环，甄老大就连一点人样也没有了。

由于滥赌，有时兴起，一连三天三夜连轴转。有一回，天渐破晓但晨曦尚未初露之时，甄老大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打了起来。这时，与他一位要好的赌友递给他一支装有海洛因的香烟，他只微吸一口，立刻精神大振。接着“手幸”也来了，连连挫败对方而赢了大把大把的钞票。此后，他凡是“发困”之时，就用装药的香烟解围。一来二去，他就上瘾了。那海洛因系鸦片精制而成，毒性特大。甄老大，抽大烟、打吗啡、吸海洛因，不上一年，本不治产业的他，一下子



沦为彻头彻尾的贫民了。为了苟延残喘地活下去，为了继续能吸海洛因，就把半线希望寄托在卖妻子的念头上。

妻子刘氏，时年三十一岁，带有两个孩子，谁能“买”她呢？俚语云：

有货不愁客，有屁股不愁打。

真还有个叫赵癞子的愿意当这份买主。讲价还价之后，赵癞子只肯出要价的一半。甄老大一看“货物”不能成交，急得脑门儿沁汗，大叫着说：

“你给这么两吊半钱，我还不如当给你呢！”

“当，也行！”

于是找了一位能写适用应用文的村塾先生，给写了一纸“当妻文契”。

现将保存多年，纸张黄霉且脆的文契原文照抄如下：

当妻文契

立文契人甄安邦，因生齿日繁，生计维艰，经中人说合，无奈将发妻刘氏当与赵治家名下，计大洋（袁头）陆拾元整。当期五年，如到期赎还，还本可不计利。如过期一年赎还须加利壹拾元整，二年加利叁拾元整，三年后如不赎还，即为死当，永不允许赎还。空口无凭，立此文契为证。

陆拾元大洋（袁头）笔下交足。

立文契人：甄安邦

受当人：赵治家

代书人：松江野叟

中证人：李铭心

黄金玉

大满洲国大同二年二月初六日

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，原文契并无标点符号，因此，这些标点是抄录者加上去的。

就这样，甄刘氏硬被赵癞子赵治家给拖上接她的花轱辘车，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连哭带嚎被车拉走了。甄老大呢，拿出两块大洋请人家写文契与当中证人的人喝酒，自己呢，则乐颠颠地躺在双庙子大烟管喷云吐雾，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去了。人们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有失妻丧家之痛，大伙儿都一致地骂他：没心没肺！可就这个“没心没肺”的大烟鬼，五年后生命发生了转机。原因是在这年的正月，他到一个亲属家串门。这位亲属招待他吃饭时看他犯大烟瘾了，就说了一句：

“抽大烟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！”

甄老大一听就把酒杯使劲往桌子上一蹾（dūn），吼了起来：

“你别瞧不起人，我就把大烟忌了，混出个人样给你们看看！”

在座的人禁不住大吃一惊，他的那位亲属说：

“老大，你要真还有一把‘小子’骨头，你就住在我家，我帮你忌大烟，好不好？”

甄老大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只好答应：

“好、好！”

就这样，那位亲属搭吃搭喝不算，每天还给他买“戒烟丸”。这戒烟丸里面含有少许鸦片粉末，用上它虽不过瘾，但不至于瘾得受不了。随着戒烟的日子增加，戒烟丸用量日渐减少。甄老大也能正常吃饭了，并且还能赶着马爬犁到饮马河大套子里拉“秋板子”。真的两个月，甄老大由一个狗都不理的大烟鬼、吗啡匠子变成了一个能从事正常劳动的健康人了。这样，他的那位帮他戒大烟的亲属又出头给他找了一个扛活的地方。清明节这天，甄老大上工了。除了给他正常的劳金之外，外给他先支付60块大洋。大家一看他有了60块大洋，正好是“当”老婆的五年头，就都撺掇他把老婆赎回来，过正常日子。他也很想老婆孩子，于是托人与赵癞子说。此时，赵癞子正需要钱治病，于是甄老大的东家派出一辆大马车给赵家送上60块大洋，并把赵刘氏变成甄刘氏及三个孩子接了回来。甄老大当

老婆的时候是带走了两个孩子，怎么接回来变成三个孩子了呢？原来刘氏在赵家又生了一个男孩，这回妈妈被赎了回来，他也只好跟着妈妈改姓为“甄”了。以后上户口时，取了大号为甄德宝。

甄老大与刘氏又过了几年正常的生活。1946年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战败的时候，把设在长春孟家屯的731部队的细菌工厂装有霍乱细菌的瓶瓶罐罐打碎，致使病菌漫天飞扬。到了1946年7月，长春郊区各县就大闹霍乱病，当时人们称之为“防疫”，甄老大夫妇同时染病身亡，留下的唯一遗物，就是那绑在梁柁上落满灰尘的一个小木匣子，里面装的就是上文所抄录的那张“当妻文契”。

甄老大也因此成了“历史人物”。



于宋合离

宋氏18岁经人说合，嫁与邻村农民于真有为妻。婚后，夫妻和美，很快生有一女。孩子乖巧，两人视为珍宝，正在生活蒸蒸日上，充满乐观信心过日子之际，突然邻国挑起烽烟，于真有便毅然地弃锄扛枪而投入战斗。天底下，千头万绪，情况不尽相同，但道理都是一致的——那就是不论天演贵胄，还是黔首布衣，只要是真诚相爱的夫妻，当预知即将分别而很有可能今生难以再见时，那悲怆之感情总会是相同的。两个人白天忙于地里的农田和家务，晚上上炕睡觉先是抽啼，然后是恸哭，恸哭后是喃喃细语，接着还是抽啼不已……如是者三天，于真有骑着大马，披着红绸，离乡，奔向了战场。

这个时候，支撑宋氏生命的是她的女儿和丈夫从战场上的来信。每封信，她都要细读十遍，差不多都背下来了。三年后，丈夫不来信了，她每天都往管邮信和报纸的村里事务员那儿跑。人家说：

“要有你的来信，我第一个给你送过去。你的着急那股劲，我是知道的！”

为什么不来信？没有人能说清楚。有的人帮她分析过，也许战争打得太残酷，时间紧没空儿写信；也许战场上邮路不通。但又过了半年，交战双方停战了。



许多军人都转业回来了，过上了和平的生活。可她的丈夫于真有，连个消息都没有，可真真的愁死了人呀！又过了一年，官厅方面来人通知她，丈夫没有确切的消息，只能按失踪军人对待。对于宋氏，这无异于晴天霹雳，一时间五内俱焚，六神无主，天旋地转，昏迷过去了……

面对着失踪的丈夫、刚上小学的女儿，宋氏还是坚强地活下去了。家中姐妹劝她再找一个人，她拒绝了，邻居的婶子、大娘也劝她再找个人，也被她拒绝了。最后她的姨娘问她：

“为什么那么死心眼儿，再找一个‘招夫养子’自古以来就有这条路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”

她说：

“他在临走的时候，我们俩咬破了小手指起誓了，这辈子不管谁就是见着尸首，也不再找人了。何况现在我对他一点准信儿都没有，就更不能找人了。”

说着她把右手小拇指竖起来给姨娘看。姨娘一看果不其然，右手的小手指有一块不大起眼的疤痕。姨娘叹了口气说：

“咳，你真是个死心眼儿的人啊！”

就这样过孤单、贫困的日子，宋氏还是蛮起劲的。你看吧，她清晨起床先把院子扫干净，然后把早饭做好，孩子吃完饭高高兴兴地背起书包上学校去了。她早收拾好一切到农田出工劳动去了。日复一日就这样过下去吧！可是社会上早有人对她瞄准了，最为捷足先登，也可以说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吧，是她丈夫的亲



哥哥，她的三大伯子。应该交代一下的是东北农村习俗，管丈夫的哥哥称为“大伯子”。这个人间狗彘(zhì)不如的禽兽，欺负他的手下管辖的弟媳便对她下手，一天夜里趁她毫无知觉、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得手了。第二天，宋氏送走上学的女儿便独坐哭泣。心想：还不如死了丈夫的好。丈夫死了，自己还可以上坟头哭诉悲苦。

这，他死不死、活不活的，想找个坟头哭诉也没有啊！面对墙上镜子里挂的他扛枪走时在县城的一张相片，自己是哭了又哭，难以自抑啊！

为了阻止她的三大伯子把她长期占为己有，她在窗户上横挂三条大扁担，在屋门上挂上挑水的水桶。只要夜间有人拨门，水桶便会发出咚咚的响声。这样，那个人间的渣子便会逃走了。一个弱女子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只能以此可怜地面对横暴了。

总这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也不行啊。宋氏回到娘家，向她的父母诉说。她的父母及她的兄妹们力主让她再嫁，于是一位刘姓的木匠进入了她们的视野。几个月后，宋氏领着女儿随刘木匠远走齐齐哈尔郊区富裕县的农村安家落户了。

时光流转，陵夷谷换，沧海桑田，天下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一天，正坐在家里细斟慢酌，依仗权势，别人给他送的礼酒的于真有的三哥，那个狗彘不如的宋氏的三大伯子忽然收到一封远在海外的来信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他的弟弟写的，心里头又惊又喜。惊的是弟弟的妻子宋氏被自己逼得改嫁了，喜的是弟弟还活着，虽然自己干了不是人的事，但那也是自己的亲弟弟呀。于是按照信址写了一封回信，除了告知父母都已逝世之外，也告知宋氏生活无着而改嫁了。他当然不能透露是他逼奸而嫁的事实。

两年后，于真有从海外回来了。他的三哥，为了表示对弟弟的关怀，他寸步不离。弟弟上厕所时，他也在外边守候。晚上同榻，白天同食同行。为了什么呢？就是怕有人，尤其是恨他兽性的大哥把真情告诉给于真有。他们的大哥在一次喝了几杯酒之后，把酒杯一蹾(dūn)，忿忿地说：

“老疙瘩，这你回来了，我要跟你说……”

那个人渣子老三生怕他大哥把他不是人的事情捅出来，急忙给大哥倒酒，把

话岔开：

“老弟啊，这些年除了妈之外就是大哥想你啊！大哥有时把眼睛都哭红了。得了，咱们不说这些了，这不，今天你平平安安地回来了，咱们说些快乐的话吧，好不好？”

他们的大哥不接他三弟给他倒的酒，然后指着他说：

“你别看你当那么个破玩艺儿，不就是一个‘十家头’吗？看把你美得都忘了姓什么了！你在上边大官面前是一条摇头晃尾的哈叭儿狗，在老百姓面前吹胡子、瞪眼睛的活像一头狼。你都干了一些什么缺德败类、伤天理、丧良心的事，你自己清楚，我不喝你给我倒的酒，我喝老弟倒的酒！”

他们的大哥越骂越有气，愤然离席。那个人渣子呢，一再向于真有解释他们的大哥脾气倔、个性强等等。算把这出戏唱完了。

过了几天，于真有要去齐齐哈尔郊区富裕县农村去找宋氏面谈，连看望自己心爱的女儿——小老丫。他的三哥，这个人渣子可吓坏了。怎么办呢？终于想出一计，叫他的儿子跟着于真有，表面上是护送叔父，天经地义，正大光明。暗中



呢？是寸步不离，免得于真有知道宋氏被他逼奸改嫁的真象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不愧当了三十年的“十家头”，这个媚上欺下的最基层的“土地佬”，真的想出了这么个万全之策啊！

于是于真有在他三哥的儿子，他的亲侄儿的陪同下见到了宋氏。这一幕，也是令人撕心裂肺的呀！

话说这位当年黑发细腰、面容姣好的宋氏，今天已头发稀疏，身材佝偻，脸上的褶皱有如地球上的山脉河流，往日的风韵全无，完全是一名衰老的农妇了。见到自己的元配丈夫，一点也认不出来了。直到他报上名号之后，她才如梦方醒，不顾那么多人在场，号啕大哭起来。他们的女儿拉着父亲的手不停地啜泣。

说什么好呢？那真是一部廿（niàn）四史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说到最终，于真有对宋氏说：

“我是来接你的！”

宋氏回头看了一眼现在的丈夫，这位刘木匠一个劲地摇头，宋氏只能默然啜泣。于真有与刘木匠单独说了一次，答应给他五万元人民币作为这么多年养育女儿的补偿，刘木匠死活不脱口。无奈之中，于真有拉着女儿、女婿与外孙上了一次哈尔滨。到了哈尔滨买了一些高档的家具与家用电器，给他的女儿家装饰一新。老婆是领不回来了，于真有大败而归。在老家故乡与他的亲人分手的时候，他的大哥找了一个空隙对于真有说：

“老疙瘩呀，宋氏改嫁是你那不是人的三哥干了不是人的坏事，硬逼她走的呀！你要睁开眼睛，还拿他当好人呢？他是缺德、败类带冒烟，干尽了丢人陷眼丧气的事呀！”

于真有终于被迫离开了生他养他的中国大陆的山山水水又回海外了，但他与女儿通信的时候总忘不了的一句话是：

“给你妈妈问好！”

生生的一对恩爱夫妻就这样活活地被拆散了啊！

那个狗彘不如的他的三哥却真是罪魁祸首啊！